



望溪先生文

偶

記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別建曾子祠記

雍正三年春苞赴京師道濟寧諸暨楊三炯以亮
郡丞督漕駐此云始到官寓署之西偏蓋曾子故
居也聽事處即正廟前吏者遷主於西城樓而宅
之又於隙地治燕私之齋余將就其址構數楹迎
主歸定祀且延師召諸生講誦於此俾衆著於先
賢之遺蹟而不敢廢焉舍故廟而別祠恐後之人

狂於前事而不能保也。秋九月以書來請記曰：工
訖矣。余嘗謂道一而已，而聖賢代興，其操行之要
與所示學者入德之方，則必有爲前聖所未發者。
詩書易禮深微奧博，非積學者不能徧觀而驟入
也。至孔子則所言皆平近顯易，夫人可知而六經
之旨備焉。至曾子傳大學，揭慎獨之義，俾學者隨
事觸物而不容自欺，所以直指人心、道心之分，而
開孟子所謂幾希之端緒，乃前之聖人所未發也。
其自稱曰：吾日三省吾身，卽慎獨之見於操行之
實者耳。夫見廟而思敬，過墓而知哀，苟有人心者
莫不然。况入先賢之宮，而有漠然無所興起者乎？
諸生誠切究夫省身慎獨之義，則知功利之溺心
詞章之蠹學，而慨然有志於遠且大者，而後之吏
者自惟燕私之居，則務廣而無窮，而先賢祀享諸
生講誦之地，盡取而不留一區，其必有不得於心
者矣。此三炯之志也。江南後學方苞記。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厄
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
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
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
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
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為言之義焉
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
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為

絃歌臺記 代

陳州城外西南隅相傳孔子絕糧處舊有祠曰厄
臺明嘉靖中巡按御史某更名絃歌祠屢修屢廢
客以告余因遣人鳩工飭材營葺俾復其舊經始
於康熙五十一年某月某日告訖於次年某月某
日州之人士備述其川原林麓之勝因董役者以
請記於余余思之經旬而未得所以為言之義焉
將陳夫子之德與道與則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不
可繪畫且語之至者已備於前賢矣將謂茲臺為

望溪集
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
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於
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
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圯故第書所緣
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閒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
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
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庸學或勦程朱之緒
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
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
者則勗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
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
周垣盡毀其餘屋圃者居之繚以厠匣欲聲其罪

望溪集
邑人所瞻仰與則今天下郡州縣學皆有夫子廟
堂過者不戒而肅恭亦不係乎茲臺之存毀至於
川原林麓之觀又不足道也是役也特以至聖遺
蹟所留有以告者則不得任其終圯故第書所緣
起以及畢工之月日云

重建陽明祠堂記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
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
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庸學或勦程朱之緒
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
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
者則勗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金陵西
華門外舊有陽明書院不知廢自何年講堂學舍
周垣盡毀其餘屋圍者居之繚以厠區欲聲其罪

則其人已亡欲復其舊則費無所出乾隆十一年
貴州布政使安州陳公調移安徽遇余北山偶言
及此遂議興復逾歲五月告成屬記之蓋公乃余
素以睢州志事相勗者其尊人鳴九先生承忠節
徵君之學爲教於鄉國故公於茲祠成之如此其
速也嗟乎買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
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
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
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

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
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
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爲人苟失其本
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
良知尚不至桔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啟中魏黨
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
急揚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
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
宜思陽明之節義勲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

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是則陳公重建茲祠之本志也夫郡志載前輩焦弱侯重修書院記畧云創建者海門周公時攝京兆厥後與參黃公嗣事乃成之今茲重建費大於作始公惟不詰屋與地私相授受之由而官贖之價從其抵鳩工庀材並出祿賜邑侯海寧許君助之屬役於紳士不由胥吏故不日而事集經始於乾隆十一年季冬訖工於十二年仲夏望溪方苞記

鹿忠節公祠堂記

定興鹿忠節公致命於城西北隅邑人就其地爲祠。曾孫某葺之列樹增舍俾子孫暨鄉人志公之學者得就而講習焉。余嘗謂自陽明氏作程朱相傳之統緒幾爲所奪。然竊怪親及其門者多猖狂無忌而自明之季以至於今。燕南河北關西之學者能自豎立而以志節事功振拔於一時。大抵聞陽明氏之風而興起者也。昔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匪是則無以自治其身心而遷奪於外物。陽

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入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方其志節事功赫然震動乎宇宙一時急名譽者多依託焉以自炫故末流之失重累所師承迨其身既歿世既遠則依託以爲名者無所取之矣凡讀其書慕其志節事功而興起者乃病俗學之陋而誠以治其身心者也故其所成就皆卓然不類於恆人吾聞忠節公之少也卽以聖賢爲必可企而所從入則自陽明氏觀其佐孫高陽及急楊左諸公之難其於陽明氏之志節事功信可無愧矣終則致命遂志成孝與忠雖程朱處此亦無以易公之義也用此知學者果以學之講爲自事其身心卽由陽明氏以入不害爲聖賢之徒若夫用程朱之緒言以取名致科而行則背之其大敗程朱之學視相詆訾者而有甚也公之生平耿著於天壤蓋無俟於余言故獨著其所以爲學之指意使學者知所事而用自循省焉是則公之志也夫

修復雙峯書院記

容城孫徵君明季嘗避難於易州之西山學者就其故宅爲雙峯書院其後徵君遷河南生徒散去爲土人侵據其曾孫用楨訟之累年始克修復而請余記之余觀明至熹宗時國將亡而政教之仆也久矣而士氣之盛昌則自東漢以來未之有也方逆奄魏忠賢之熾也楊左諸賢首罹其鋒前者糜爛而後者踵至焉楊左之難先生與其友出萬死以赴之及先生避亂山谷間生徒朋遊棄家而

皇漢集
六
相保者比比也。嗚呼諸君子之所爲。雖不能無過。於中而當是時。禮義之結於人心者。可不謂深且固。與其上之教。下之學。所以蘊蒸而致此者。豈一朝一夕之故。與夫晚明之事。猶不足異也。當靖難兵起。國乃新造耳。而一時朝士及閭閻之布衣舍生。取義與日月爭光者。不可勝數也。嘗歎五季縉紳之士。視亡國易君若鄰之喪。其雞犬漠然無動於中。及觀其上之所以遇下。而後知無怪其然也。彼於將相大臣。所以毀其廉耻者。或甚於臧獲。則

賢者不出於其間。而苟妄之徒。回面汗行而不知愧。固其理矣。明之興也。高皇帝之馭吏也。嚴而待士也。忠其養之也。厚其禮之也。重其任之也。專有不用命而自背所學者。雖以峻法加焉。而不害於士氣之伸也。故能以數年之間。肇修人紀。而使之勃興於禮義如此。由是觀之。教化之張弛。其於人國輕重何如也。余因論先生之遺事。而并及於有明一代之風教。使學者升先生之堂。思其人。論其世。而慨然於士之所當自厲者。至其山川之形勢。

堂舍之規興作之程則槩畧而不道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將園記

由正街之西有廢墟焉先君子嘗指以示余曰此
吾家故園也汝曾大父自桐遷金陵實始居此其
後定居土街宅出質園無主長廊曲檻軒亭花石
遂盡於居民之毀竊而荒穢至此先君子好為山
澤之遊既老不能數出居常鬱鬱乃謀復是宅宅
已六易主久之議始成以甲申七月入居因步園
之舊址繚以百堵隔居民之漱浣者然後出池之
淤以實下地而清流匯焉堰之使方圍其四周池

東有獨樹蔭三丈餘斲其下可列坐風謾謾雖盛夏不留蚊蠅先君子日召故人歡飲其間將俟其成而名之曰將園取詩人將父將母之義也越三歲而先君子歿始克於池之東北隅構四室奉老母居其北而余讀書其南又數年復於池東南隅爲堂殿其中櫺其左右而翼其西偏以臨於池廡堂之東上屬於四室編籬穿徑列植竹樹每飯後扶老母循廡至南堂觀僕婢蒔花灌畦或立池上視月之始生清光瑩然不知其在城市中也南堂成於庚寅之春其西翼尚未畢工辛卯十有一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又二年出獄蒙聖恩召入內廷編纂老母北上依余每夏日輒語內御者曰池中荷新出柳條密蒙桐陰如蓋矣余出獄之次年宅仍他屬又三年園亦出質乃記所由始示兄子道希使知此大父母精神所憑依而余之心力嘗竭焉母淹久於他姓也

泉井鄉祭田記

兄百川暨弟椒塗卜葬於泉井之西原墓側有田十八畝買爲祭田壬辰使馮氏甥榮收其入兼以契付之使築室而定居焉以守薪木俾吾子姓祭者有所休止而記之曰余同產凡八人而女兄弟五姊適鮑氏曾氏者前母姚孺人出也適馮氏者妹適鮑氏謝氏者並余兄弟吳孺人出也自余毀齒及成童先君子尤窮空冬無綿日不再食者旬月中必再三遘時鮑氏姊已出室而先兄侍王父

於蕪湖兩妹尚幼同之者實兩姊及弟椒塗而先
君子課余及弟誦讀甚嚴馮氏姊獨勤力定省供
子職烹爨縫紉灑掃執僕婢之役門以內皆賴焉
余家貧而馮氏尤甚姊年二十有六姊夫綏萬始
入贅其後余遊四方綏萬助兄治余家事近十年
兄歿余又共事焉姊在室時余兄弟三人更疾不
瘳凡四三年雞初鳴余每寤望見燈光熒然則姊
已起治藥物矣余年二十有三始能備養殮而弟
卒又九年己卯舉於鄉歸自京師踰年而兄卒又
七年丙戌中禮部試歸踰月而姊卒姊先卒之數
日余往視榮及兩女甥皆在旁姊顧之慘然余曰
吾生而存若輩無飢且寒又五年辛卯冬十有一
月余以南山集牽連被逮將至京守隸防夫伺甚
嚴或曰入則不可以生矣余懼與姊言之終棄也
乃於逆旅夜篝火作書寄兄子道希使以茲田歸
馮氏會逢

天子仁聖不遽用吏議而不肖之軀延於獄中者
又踰年聞戚友多咎余曰田以祭名而使異姓主

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教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爲天子繫屬斯民。權亞於牧長。義並於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爲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爲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間。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

望溪集
十一
之可乎。余亦惑焉。雖然是舉也。先兄及弟之魂魄。必嘉與之。且人事無常。使子孫守之。遂能永保不失乎。今以方氏祭田。而使馮氏子孫食其入。執其契。雖不肖者。莫敢相授受。安知非茲田之所以久存也。與。若他年道希克昌。其世以他畝易而歸之。義無不可。遂書之。俾刻石於墓左。時康熙壬辰十一月望後六日。在獄思愆齋正。

赫氏祭田記

古者治教禮俗莫重於宗法。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其爲天子繫屬斯民。權亞於牧長。義並於師儒。降至春秋去國者。多以族行。并兼者。欲誘其遺民。則爲之。致邑立宗。故先儒謂宗法之廢興。與國勢爲表裏。此之故也。三楚吳越。閩廣山谿之間。聚族而居者。常數千百家。而宗法無一能行。蓋古者公卿大夫祿皆足以仁其族。而四民各有職業。其待大宗之收恤。不過鰥寡孤獨。

望溪集
廢疾無大功之親者而已後世家無恒產人無常業盜無儲枷無衣者比肩而立而欲大宗之收族不亦難乎飢寒之不恤而執法以繩不類孰聽之乎惟吳郡范氏有義田以養其族人故宗法常行無或敢犯余嘗以風並世士大夫聞有慕效者不再世而子孫族人瓜分其義田而標棄之然後知范氏宗法久行非以其義田之多乃文正忠宣之德行功業足以覆露其子孫以陰爲之保定故食其福者七八百年而未有艾也康熙癸巳冬余自

南書房移
蒙養齋時與顧用方論喪祭之禮及古宗法赫君赫若有意於余言其母李孺人卒期年內飲食寢處不背於禮經其始仕祿入甚薄卽大治北域建墓側饗堂每語余曰范氏義田吾有志焉而未逮也後二十餘年乾隆戊辰余已告歸而君爲山東布政使以書來告曰先王父入關隸正黃旗受寶邸田五百八十畝以授吾父暨叔父吾父以公事出典二頃餘八十畝歲時具牲醪常苦不克及將

終以授某曰小子勗哉奉先合族無忘吾志某兄
弟四人伯兄早世季弟永泰後叔父而叔父亦卽
世某監寶泉局始克歸先父出典之田以大半給
三弟永寧餘入祭田及永泰得官喟然曰巨嫂衣
食於兄我爲叔父後而喪葬兄力任之乃坐享遺
田心不能安請以歸於公時某續置龍虎莊五百
五十畝乃以分給寧泰而祖遺五百八十畝盡爲
祭田以其餘周族姓此永泰之義某終未益尺土
也今以非材承乏東藩將謹身節用歲有增益如

范氏義田以繼先人之志望先生作記俾時自砥
淬嗚呼人性皆善用此知謂古禮必不能行於今
皆自暴棄之誣言也赫君不忘父命遂足以發其
弟之義心而又能曲成其義使公卿大夫之設心
皆若此而宗法不能行仁讓不能興吾不信也使
三楚吳越閩廣聚族而居者其巨室富人皆能踵
其事則居常飢寒足以相恤遇變鄉邑可以共保
禮俗成而民氣固其有輔於國家之治教豈淺小
哉赫居東值歲大祲未數月以太僕寺卿內召其

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
為。為。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
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孝。孝。於。心。若。果。能。然。則。豈
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庸。詎。為。吾。儕。所。不
可。幾。及。哉。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為業芍藥尤
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
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
為別曰盍為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
翊林余宗弟文軒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
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
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士人初植時平
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厠所以為異觀也其後

增。益。義。田。終。能。滿。志。吾。不。敢。知。然。就。其。已。事。固。足。
爲。爲。人。子。孫。與。兄。弟。居。之。楷。法。矣。赫。嘗。言。自。服。官。
以。後。凡。余。所。云。無。一。不。孝。孝。於。心。若。果。能。然。則。豈。
惟。義。田。文。正。忠。宣。之。軌。跡。具。在。庸。詎。爲。吾。儕。所。不。
可。幾。及。哉。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
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
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
爲別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
箊林余宗弟文翰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
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
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士人初植時平
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厠所以爲異觀也其後

居人漸多各爲垣墻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
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艷其昔之所聞而紛然來
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席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
小亭而憇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
所欲言舉酒相屬向夕猶不能歸蓋余數年中未
有醺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
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
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
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

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
文翰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
生也惟窮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
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
卽諸君子踪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
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
遊者恐亦未可多邁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
云

遊潭柘記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
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
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
也少間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寓安曰車倍
僦雨淋漓詰旦必行旣就途果回遠經硯磧數頓
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
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
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

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
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
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蔭藪密蒙如行吳越溪山
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日更
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
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
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
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
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縻者乃自牽於俗以桎
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耶夫古之達人
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
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敝精神於
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
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
者惟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尚可不覺寤哉

再至浮山記

昔吾友未生北固在京師數言白雲浮渡之勝相
期築室課耕於此康熙己丑余至浮山二君子猶
未歸獨與宗六上人遊每天氣澄清步山下巖影
倒入方池及月初出坐華嚴寺門廡望最高峯之
出木末者心融神釋莫可名狀將行宗六謂余曰
茲山之勝吾身所歷殆未有也然有患焉方春時
士女雜至吾常閉特室外鍵以避之夫山而名尚
爲遊者所敗壞若此辛卯冬南山集禍作余牽連

被逮竊自恨曰是宗六所謂也又十有二年雍正甲辰始荷

聖恩給假歸葬八月上旬至樅陽卜日奉大父柩改葬江寧因展先墓在桐者時未生已死其子移居東鄉將往哭而取道白雲以返於樅至浮山計日已迫乃爲一昔之期招未生子秀起會於宗六之居而遂行白雲去浮山三十里道曲巖遇陰雨輒不達又無僧舍旅廬可託宿故余再欲往觀而未能既與宗六別忽憶其前者之言爲不必然蓋

路遠處幽而遊者無所取資則其跡自希不係乎山之名不名也既而思楚蜀百粵間與永柳之山比勝而人莫知者衆矣惟子厚所經則遊者亦浮慕焉今白雲之遊者特不若浮渡之雜然耳既爲衆所指目徒以路遠處幽無所取資而幸至者之希則曷若一無聞焉者爲能常保其清淑之氣而無遊者猝至之患哉然則宗六之言蓋終無以易也余之再至浮山非遊也無可記者而斯言之義則不可沒故總前後情事而並識之

蒼溪鎮重修三元觀記

高淳張彝歎嘗持所爲募修三元觀疏示余曰俟其成子必記之余詫焉彝歎曰古者射鄉醕蜡讀法憲禁計耦與鋤各有地春秋祈報各有典祀而後世並無之此地爲宣歙羣流入吳之要會自開永豐太平諸圩民懼水敗愨而聽於神凡歲時修築分植屬役旱潦啓閉水門皆合衆成言於此則過而存之不亦可乎又曰吾鎮俗近古無商賈奇羨遊觀伎巧之誑耀民安拙業而士者亦通於農

若因農祀之節會。寓以古法。則禮俗可與。惜乎吾衰而志力有不逮也。余聞而慕之。因屬彝歎爲購旁舍。將移家而相資。以待老。康熙辛卯。余構禍北徙。又七年戊戌。而彝歎赴。

詔道卒於山東。又六年雍正甲辰。余蒙

恩除旗籍。給假歸葬。而觀適成。蒼溪士人錄前後疏記以來。曰此彝歎之志也。按疏記。漢末吳將周瑜駐屯於此。瑜歿。權立觀以褒其功。及北宋以永豐田賜蔡京。乃重建。加崇侈焉。茲圻正殿棟陰署

赤烏二年重建。其始修在明成化三年。越萬歷三十二年。越崇禎十四年。凡再修。夫自明中葉至今。僅百餘年。修而復圯者三。而自漢至明。千餘年。無廢興事。理有不當然者。蓋重建於京。修者醜之。故原其蹟之自瑜。而署以赤烏也。此雖類不學者爲之。然卽是可徵其俗之近古矣。惜乎彝歎旣歿。余復拘綴無緣。一至其地。究觀其學者耕者之禮俗也。乃約略而爲之記。其川流之支。湊及觀名神號所元。則彝歎之疏具矣。

記尋大龍湫瀑布

八月望前一日入鴈蕩按圖記以求名蹟則蕪沒者十之七矣訪於衆僧咸曰其始闢者皆畸人也庸者繼之或標田宅以便其私不則苦幽寂去而之他故蹊徑可尋者希過華嚴鮑甥率衆登探石龍鼻流處余止山下或曰龍湫尚可至也遂宿能仁寺詰旦輿者同聲以險遠辭余曰姑往焉俟不可卽而去之何傷沿澗行三里而近絕無險艱至龍湫菴僧他出樵者指道所由又前半里許蔓草

被徑輿者曰此中皆毒蛇狸蟲遭之重則死輕則傷悵然而返則老僧在門問故笑曰安有行二千里相距咫尺至崖而反者吾爲子先路持小竿僕李吉隨之經蒙茸則手披足踏輿者坦步里許徑少窄委輿於地曰過此則山勢陡仄決不能前矣僧曰子毋惑惟余足跡是瞻鮑甥牽引越數十步則蔓草漸稀道坦平望見瀑布又前列坐巘下移時乃歸輿者安坐於草間並作鄉語怨詈老僧曰彼自耀其明而徵吾輩之誑必衆辱之嗟乎先王之道之榛蕪久矣衆皆以遠迹爲難而不知苟有識道者爲之先實近且易也孔孟程朱皆困於衆廝輿而時君不寤豈不惜哉夫輿者之誑卽暴於過客不能譴呵而創懲之也而懷怒蓄怨至此况小人毒正側目於君子之道以爲不利於其私者哉此嚴光管寧之儔所以匿跡銷聲而不敢以身試也

... 題天姥寺壁 ...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間園者將薪之僧以質於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燼者十之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如所云即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爪而驗也鮑甥曰嘻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言之信乎余

題天姥寺壁

癸亥仲秋余尋醫浙東鮑甥孔巡從行抵嵊縣登

陸問天姥山肩輿者曰小邱耳無可觀者但山下

有古樹介寺基與園圃之間園者將薪之僧以質

於官不能辨也雷破而中分之木身煨燼者十之

七自上科至下根斬然離絕近三尺其旁之依皮

而存者僅矣而枝葉蔚然於今數百年至山下果

如所云即而視其樹則中焦者可爪而驗也鮑甥

曰嘻咄哉李白之詩乃不若輿夫之言之信乎余

曰詩所云乃夢中所見非妄也然卽此知觀物之
要矣天下事必見之而後知行之而後難凡以意
度想像而自謂有得者如趙括之言兵殷浩之志
恢復近世浮慕陸王者之談性命皆夢中語也而
昧者多信爲誠然若目擊而心通或實有師承則
人雖微其言不可忽如臨清老人之分河流蜀木
工之解未濟是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吉凶倚伏
顛倒大化中當其時不自覺也惟達者乃能見微
而審所處假而茲樹非殘於雷火必終歸於薪爨
是震而焚之乃天所以善全其生而使之愈遠而
彌存也鮑甥曰斯言也不可棄遂書於壁使覽者
觸類而得其所求思焉

中西遊雁蕩記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
 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則前此目見者所未
 有也鮑甥孔巡曰盍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
 柳諸山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
 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西山海所蟠
 結幽竒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
 其肖似則山容壁色乃號為名山者之所同無以
 別其為茲山之巘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者則

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疥。蹙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有二焉。前此所見如皖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疥。屢然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巘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絕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封氏園觀古松記

封氏園盤松偃臥如蓋南北隳蔭可半畝爲京師古蹟而余獨未嘗見康熙壬寅秋寓安將南歸邀余及若霖同往時餘暑未退遊者雜至壺觴交譁余三人就陰坐井欄移時然後去雍正元年癸卯冬寓安復至京師踰年二月將歸曰吾十至京師蹉跎竟世曩吾之歸不謂其復來也今吾之來不謂其復歸也獨幸與古松得再見耳時新知又得舒君子展而若霖改官吏部無餘閒期以二月旣

望先後集松下余與寓安子展前至林空無人布
席列几案坐臥及飲酒疎數惟所便拾誦九歌樂
府古辭日入星見而若霖不至翼日相期再往則
薄暮矣甫至厲風起遽登車歸飲於子展氏坐方
定而風止莊周云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
變無時而不移以一日之遊而天時人事不可期
必如此况人之生遭遇萬變能各得其意之所祈
嚮耶余始見茲松惟南枝色微黃餘皆鬱然及再
過而瘵傷者幾半雖生意未盡非完松矣茲松之
植也五百餘年其榮枯乃在間歲中而余適見之
豈其蹟之將湮而神者俾借吾輩之遊以傳於後
耶見於文所以志茲松之遭遇以爲不幸中之幸
也。

金陵會館記

京師之有會館乃鄉先生建立以便後進之貢成均試京兆禮部守選於吏部者自明以來雖小郡邑選舉者稍衆必爭爲之而金陵無有康熙二十二年羅大理集衆力建館於正陽門之東以爲仕者商者歲時聚會之所門堂外羣室不過數區赴公車者暫止而不可久留吾友宥函旣成進士欲別建焉而力不逮也雍正五年春告余曰鄉人某有故宅在城西南捐以爲館雖修治不易然其基

立矣。因勤以爲己任。逾年。宥函自翰林簡臺中。尋以老疾告歸。而館之工役粗畢。又市宅後。棄地垣而合諸館。以待繼事者之恢拓焉。夫金陵爲東南大都會。數百年以來。鄉先生之貴盛者不少矣。宥函起寒素。官文學。清要爲日甚近。而能就此以斯知事之集。惟其志之確。不惟其力之強。又以見任事者果能設誠以爲之倡。自有以感人心之同。而成所務也。宥函以作始之艱慮其久而隳。乃集衆議。凡應舉及守選者。入居皆量資完葺。其貴盛者則無問入居與否。必重有所出。以待修治恢拓之大用。公定條例。以屬館人。而出入則士大夫共稽之。夫凡物之情。方其作始。多畏難。惜力而曰非吾一人任也。及安受其成。則又以謂吾直寄焉。而不復爲之計。久長此。凡事所以難成而易敗也。凡會於斯者。皆吾儕之將出任國事。以爲民依者也。果能以宥函之心爲心。則豈獨茲館之不廢哉。其當官守道。必有以異於比俗之人矣。

日八 築子嬰隄記

自三楚吳越之漕皆由江溯淮以入於河而兗豫諸水之下流復會於河淮淮南諸州數困於水而秦郵與寶應最劇寶應之田汙下近湖者爲積水所陷十有六七惟漕河之東附隄地稍高邑仰食焉而緣隄故有含洞時蓄洩以便漕河水暴上則隄下之民被災尤劇有將獲刈而沉沒無遺者焉於是邑民於隄外更築隄東內隄洩流以歸湖而界首之東有隄日子嬰爲大歲丙子淮南諸州大

望溪集 卷之四
水邑人已重困其明年七月禾將登而甚雨驟至
子嬰隄潰潰之夕邑士大夫之醮者罷商旅之行
者止鄉邑之民往來號呼者聲填於道也於時張
侯以夜半冒風雨至隄上相度形勢爲書告治河
長官請閉含洞數日使民得修隄而淫雨連月不
止隄數築數潰而隄下之禾盡沒其冬邑大饑下
郡粟猶不足以振焉又明年爲今戊寅隄下之民
以禾沒築費無所更不敢復言修隄事張侯召之
曰方秋時水潦降含洞開工費而築不堅今築以

春勞費不及半而計其功當倍蓰乃官市隄下田
數頃益拓其故址爲籍屬隄下占田者徵役千二
百身行築者經始於二月朔後六日歷三旬隄成
邑人熹如既有年余聞鄭宋之間連數百里往往
爲廢墟古者用彈丸之地兵車玉帛四出而不匱
蓋人私其土而無遺利也自郡縣法行吏視其官
如傳舍川澮田疇不治災患不謀則土利多廢而
民生蹙有治民事甚於民之急其私如張侯者不
可沒也已時余客淮南邑人請書其事遂記之

重建潤州鶴林寺記

余少遊名山入古寺見佛相肅拜之禮亦不敢施而羈窮遠遊及難後多與學佛者往還乃悟退之之親大顛永叔求天下奇士不得而有取於祕演惟儼輩良有以也亡友劉古塘云佛之理吾不信而竊喜其教絕婚宦公貨財布衣蔬食隨地可安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於其中故朱子亦嘗謂彼家有人歎州程生峯少從余遊生生長素封之家而個儻少俗情早歲成進

士歷官兵部郎中會考府耀領司事時
世宗憲皇帝董正吏治勅立會考府耀領司事時
生年方壯兄弟衆多母夫人壽始及耆而告歸色
養二十餘年不出以至母夫人之終而生老矣生
家淮陰侍母不敢旬月違離時遊金陵北固尋蘇
子瞻米南宮遺蹟得徹機土入於黃鶴寺故址荒
原破屋中蓋寺焚於康熙五十八年殿宇蕩然僅
存傾圮小樓三間徹機自幽燕南遊支絳而栖之
志在興復程生感焉次第修築數年殿宇門廡寮

房齋厨略具乾隆丁卯余年八十首夏生趣余為
金焦之遊留禊被寺中蓋知余少壯遠遊不得在
二親側三十年來恒宿外寢生辰令節必避居郊
原野寺不受子孫觴酌也將歸生言必得余為之
記始饜徹機之志蓋以佛之徒有見於前賢之記
序者其名常不沒於學士大夫之耳也次年五月
余與生送故人於瓜渚徹機帥其徒涉江就余覽
其意欲得余文甚迫而口不言余動於其誠又回
憶平生悲憂危感未有從容山水間身心一無

繫累如往歲之遊者不可以不識也寺在潤州南門外黃鶴山下本東晉時竹林寺相傳宋武帝徵時經過有黃鶴翼蔽之祥土人遂以名其寺與其山唐初馬元素禪師發名於此一燬於唐末薛朗劉浩之亂再燬於明永樂中今茲三燬而重建工畢於乾隆十有二年季春其東偏子瞻竹院生猶將嗣事焉六月朔日方苞記

重修清涼寺記

先兄嘗言自明中葉儒者多潛遁於釋而釋者又為和通之說以就之於是儒釋之道混然儒而遁於釋者多倡狂妄行釋而慕乎儒者多溫雅可近余行天下每以是陰辨儒釋而擇其可交者雍正二年請假歸葬卜兆未定不敢即私室寓北山僧舍會黃山老僧中州率其徒來居清涼寺數與往還中州之來踰月而寺火惟存西北隅小屋三四間嘗謂余曰造物者蓋以新之責老僧也俟其成

公必記之及乾隆七年余歸里更往觀焉則盡復其故而煥然新中州博學工詩賦所至薦紳富商爭湊之故興之如此其易也其徒燭淵緯林嗣守之亦以文學為學佛者倡每相見必舉前語索記又五年丙寅夏六月望後五日余疾作夜不能寐偶憶先兄語晨起而記之以釋諾責且以示學儒者慎毋陰遁於釋獨宜念其能篤信師說以興作艱重於己任而卒以有成吾儕對之宜有愧色也其肇工落成之日月用材之凡數樂輸者之姓名

二僧自記之以列碑陰可矣

良鄉縣崗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

沛上人初至京師居

禁城西華門外道旁小菴

遂興其地爲禪林

勅賜靜默寺一時王公貴人多與之遊康熙六十

一年余充

武英殿修書總裁託宿寺中與之語

窺其志趨乃遊方之外而不忘用世者遂淹留旬

月自是爲昵好上人本師在安肅又嘗興壽因寺

於良鄉每經崗窪村閔行旅涉河之艱偶見車僮

馬傷遂竭資聚建石橋石工別耗之功不就久之

郡丞經過汜詢而得其情將詰治乃獲訖工時雍正三年三月也越十年而請余爲碑記余嘗見上人居母與兄之喪沉痛幽默雖吾黨務質行者無以過也營田之興庸吏建閘障水於安肅之瀑河每歲伏秋流漂數十里村落阻饑上人見往來寺中者輒指畫形勢及土人蕩析離居狀語聞於河督顧公奏復其舊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奉

命讞決衆會於寺以待事中有以深刻爲能者上人危言以怵之聞者莫不變色易容噫使夫人而有官守其急民病直言抗節當如何朱子嘗病吾道之衰而歎佛之徒爲有人其有以也夫茲橋去京城四十里而近乃冠蓋往來之衝故志上人成此之艱并及其志行俾儒之徒過此而寓目者有以觀省而自矜奮焉乾隆二年八月望溪方苞記

仁和湯氏義田記

仁和湯少宰西涯置義田如千畝以贍其族人式法一取之吳郡范氏少宰卒於京師其子學基將御匱以歸請余記之傳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先儒嘗歎宗法不行則民俗無由淳國勢無由固然其所以不行者有說焉古之時大功同財而有祿者必仁其族其平時飢寒相恤死病相救故有事則聚族而謀犯難去國以其族行而莫之敢貳也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期之兄弟

能不異居與財者鮮矣故士大夫家累鉅萬其親屬或不蒙其潤澤况族人乎是以平居相視如途人甚則號呶詬誶而莫之能禦吳楚閩越山澤鄉邑之間族聚者常千百人而宗法無一能行此之故也余嘗至吳郡聞范氏之家法宗子正位於廟則祖父行俛首而聽命過愆辯訟皆於家廟治之故范氏之子孫越數百年無受罰於公庭者蓋以文正置義田貧者皆賴以養故教法可得而行也嗟乎世之厚自封殖者徒以私其子孫耳然易世以後貨以悖出而子孫無一壠之植者多矣文正置義田以贍其族也而子孫享之者垂七百年天道人事之類應而不忒如此不可爲愚者之炯鑒哉少宰家無贏餘所遺於子若孫者尚不及義田之半可謂能厚其本根者矣學基請記其事豈惟揚父之美亦欲其族人羣相勗於范氏之家法也

望溪先生文

偶抄

傳

受業王兆符程峯輯

孫徵君傳

孫奇逢字啓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也少倜儻好奇節而內行篤修負經世之略常欲赫然著功烈而不可強以仕年十七舉萬歷二十八年順天鄉試先是高攀龍顧憲成講學東林海內士大夫立名義者多附焉及天啓初逆奄魏忠賢得政叨穢者爭出其門而目東林諸君子爲黨由是楊漣左

光斗魏大中周順昌繆昌期次第死，厥獄禍及親黨，而奇逢獨與定。與鹿正、張果中傾身爲之，諸公卒賴以歸骨。世所傳范陽三烈士也。方是時，孫承宗以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經略薊遼，奇逢之友歸安茅元儀及鹿正之子善繼皆在幕府。奇逢密上書承宗，承宗以軍事疏請入見，忠賢大懼，繞御床而泣，以嚴旨遏承宗於中途。而世以此益高奇逢之義臺垣及巡撫，交薦屢徵不起。承宗欲疏請以職方起贊軍事，使元儀先之。奇逢亦不應也。其後畿內盜賊數駭，容城危困，乃攜家入易州五公山門生親故從而相保者數百家。奇逢爲教條部署，守禦而絃歌不輟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有司，敦趣卒固辭，移居新安。旣而渡河，止蘇門百泉水部郎馬光裕，奉以夏峯田廬，遂率子弟躬耕。四方來學願留者，亦授田使耕。所居遂成聚，奇逢始與鹿善繼講學，以象山陽明爲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其治身務自刻砥，執親之喪，率兄弟廬墓側。凡六年，人無賢愚。

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庸行其與人無町畦雖武夫悍卒工商隸圉野夫牧豎必以誠意接之用此名在天下而人無忌嫉者方楊左在難衆皆爲奇逢危而忠賢左右皆近畿人夙重奇逢質行無不陰爲之地者鼎革後諸公必欲強起奇逢平涼胡廷佐曰人各有志彼自樂處隱就閑何故必令與吾儕一轍乎居夏峯二十有五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北學者歲時奉祀百泉書院而容城與劉因楊繼盛同祀保定與孫文正承宗鹿

忠節善繼並祀學宮天下無知與不知皆稱曰夏峯先生

贊曰先兄百川聞之夏峯之學者徵君嘗語人曰吾始自分與楊左諸賢同命及涉亂離可以犯死者數矣而終無恙是以學貴知命而不惑也徵君論學之書甚具其質行學者譜焉茲故不論而獨著其犖犖大者方高陽孫少師以軍事相屬先生力辭不就衆皆惜之而少師再用再黜訖無成功易所謂介于石不終日者其殆庶幾耶

皇溪集卷之十
皇溪先生傳
皇溪先生名瑤字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
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
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
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
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
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
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
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

白雲先生傳

張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也父可大明季總
兵登萊會毛文龍將卒反誘執巡撫孫元化可大
死之事聞怡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
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
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不
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
多立名義以文術相高惟吳中徐昭發宣城沈眉
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

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日不言詩書學士
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
山中有是人也先君子與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
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
史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甕下
棺則并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
爲具棺椁疾將革聞而泣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
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槨弗能易也吾忍
乎顧視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時先君
子適歸皖桐反則已渴葬矣或曰書已入壙或曰
經說有貳尚存其家乾隆三年
詔修三禮求遺書其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
官集諸生繕寫久之未就先生之書余心嚮之而
懼其無傳也久矣幸其家人自出之而終不得一
寓目焉故并著於篇俾鄉之後進有所感發守藏
而傳布之母使遂沉沒也

四君子傳

并序

余弱冠從先兄百川求友得邑子同寓金陵者
曰劉古塘於高淳得張彝歎歸試於皖得古塘
之兄北固於宿松得朱字綠辛未遊京師得四
人曰宛平王崑繩無錫劉言潔青陽徐詒孫其
志趨之近者則古塘彝歎言潔詒孫也術業之
近者則崑繩字綠北固也余平生昵好志趨術
業之近與諸君子比者有矣然其年或先後生
於余而自有其儕或年相若而交期則後惟諸

君子同時並出而爲交皆久且深故世莫不聞
癸巳春余出刑部獄信宿金壇王若霖寓齋若
霖曰吾與諸公每私議南士之相引爲曹而發
名於世者其朋有三焉行修而學殖者莫如子
之徒其遇之窮而無一得其所者亦莫如子之
徒也因屈指死者七人皆賈志也存者三人則
余罹於罰古塘中歲邁无妄之災病且聾彝歎
老而無子相與痛惜者久之後四年丁酉秋偶
憶其言作四君子傳先兄之歿也余旣爲誌銘

詒孫北固有哀辭字綠有墓表故弗更著焉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
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
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
於前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
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丘明太史公
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
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
是尚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

日吾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跡諸公間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體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修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真情者獨源與山陽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埒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恭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日吾所學乃

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慨不快意五十五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視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劉齊字言潔無錫人康熙丙寅以選貢入太學方是時崑山徐尚書乾學方以收召後進爲已任而

爲祭酒司業者多出其門海內之士有爲尚書所可者其名輒重於太學有爲太學所推者則舉京兆進於禮部猶歷階而升鮮有不至者惟齊與其友三數人閉門修業孤立行己意蹟而不悔其後石門吳涵爲司業重其學延致於家聲譽赫然公卿間太學嘗取高第教習官學生齊與焉期滿例錄敘於吏部授縣令者十之八爲正途授州佐者十之二爲冗雜且底滯無選期自徐尚書罷歸公卿多欲以收召後進爲名者而某爲少宰自謂起

荒陬至大僚尤欲擅風雅之譽使人禮先於齊曰吾久知君可來見必爲選首齊謝不往某啣之係籍州泣某由是叢詬訕而齊望益高或曰將飛者縮翼君自是舉京兆升禮部益可必矣齊聞卽日趣裝歸歸數年竟卒年四十有七齊性沉毅與人居終日溫溫而退皆嚴憚之偃臥一室天下士常想望其風采旣卒數年江東十郡之士上言督學使者士有無爵與年而學行可爲表儀者二人宜祀於鄉其一齊其一余亡兄百川也始徐尚書執

權藉以收召天下士士爭湊之惟齊與其友數人
執節不移久之此數人爲清議所從出土之蹇拙
自負而務立名義者皆宗之雖布衣其重若與公
卿相騎自齊歸其友亦次第歸太學生雖有潔已
自好者而氣槩不足動人清議遂由是消委云
張自超字彝歎高淳八世居蒼溪少孤課耕奉其
母其族故不繁而親屬凋盡高祖以下惟一身常
自惴視人世所歆羨泊如也爲諸生試必冠其曹
困舉場幾三十年未嘗有愠色治古文及詩所得

皆驚邁而未嘗爭名於時近五十始登甲科而不
肯試爲吏性明決所不爲衆莫能奪所欲爲雖困
不以自悔其旣升於禮部也宗伯韓公葵昌言於
朝某宜在上甲自超踵門曰某有母病且衰登上
甲必以館職留公當愛人以德試畢歸其母果以
是秋歿母疾篤爲買妾命入側室泣曰兒方寸亂
矣雖入室不能歡合成子姓天果不絕張氏兒何
患無子其後終母喪數年妾終不孕衆乃歎其知
命而不惑也高淳故湖壩以圩障水於外而耕其

中歲大潦隄潰居人議撤屋材以塞之自超有船直百金曰速毀船以板築隄完大有年衆歸其直終不受平生未嘗入縣治歲連祲死者相籍一日造縣令具陳方略令夙重之爲設飲盡召邑富人富人曰張君吾邑之望所蠲助則吾儕視焉自超遂注籍二百金諸富人相視大駭次第注籍然私料不能猝具也越數日自超首納金諸富人大屈盡出金爲部署活邑人幾半自超有田二百畝畝六七金披其半索直三之一衆爭購之故得金速

也晚歲家日落每取菽麥雜稊稗食之或遺之財終不受鄉人有不善常畏其知年逾六十尚無子鄉人每聚言必以爲大感如凶害之迫於已焉

劉捷字古塘先世懷寧人遷於桐旣而流寓金陵其爲行篤自信而不牽於衆文亦然始入江寧縣學課試必歷其儕名日起獨自謂所業弗善也中歲發憤究討經史諸子久之出所爲文衆弗善以進於有司則擯焉而私自喜有與同姓名者爲江寧學武生大患鄉里督學邵嗣堯聞其名而未察

也捷入試忽命榜筭數十已而知其誤乃置其文
四等比郡皆譁無何邵以暴疾卒人皆爲捷快而
捷前後無幾微動於詞色家甚貧僦屋窮巷無一
畝之田以名在天下諸大府常不遠數千里以厚
幣招之一語不合則駕而歸無能留者遂寧張公
鵬翮督學江南招入使院有故人以夜詣捷出千
金爲其姻家請事捷曰吾不意君以此等人視余
其自遠方歸解裝常得數十百金族姻故舊環至
視其所急而分給之隨手盡俄而窘空日旰不得
食宴如也捷故名家子其祖若宰明崇禎辛未及
第第一人同產兄輝祖康熙庚午鄉試舉第一及
辛卯捷復舉第一衆議皆謂宋明科目有三試皆
一者今獨無有惟捷可當之而爲禮部者獨不喜
捷所爲文磨勘停一科癸巳秋特行會試將赴公
車會其反方苞以戴名世文集牽連編旗伍檄有
司解送妻子北上捷曰吾義不可不偕行至京師
試期已過其後病且衰竟未得一與禮部之試

左仁傳

戊子冬十月望後七日余在桐城夜坐左秀起齋中叩其先忠毅公逸事因歎自古忠臣義士遭變底節載在史策不可勝數而發揚震動於後人之耳目者代不數人蓋其名之顯晦一視所遇之事大小以爲差別而有不可强者焉至於草野間巷之人或志與事幾於聖賢之徒竟以居下處幽爲衆人所忽而其迹遂泯者蓋不可勝道也秀起因歎息作而言曰吾家世居東鄉某嘗至先人居就

其長老求吾宗之賢而世莫之知者所稱皆豪有力人某曰非此之謂也曰然則孰爲賢曰凡篤於父母兄弟化於妻子信於朋友者皆是也衆曰其然則鄉有愚者其祖遘惡疾家人畏其染也進食飲者皆難之冬夜足苦寒愚者曰我燠之時年十五家人不能奪也如是者六年果染疾繼其祖以歿某徧問之僅得其世系蓋忠毅曾孫行而於某遠兄弟也幼名仁字與生卒無聞焉嗚呼當明將亡而逆闖之熾也如遘惡疾近者必染焉忠毅與同難諸君子皆明知爲身災獨不忍君父之寒而甘爲燠足者也世多以仁之類爲愚此振古以來國之所以有瘳者鮮與因書以付秀起俾列家乘以示邑之人

三山林湛傳

國初以嶺表險遠建三藩王以鎮之有識者方隱憂而貧士失職者附之則高可以釣祿位次亦不失溫飽耀重於鄉閭故爭湊之而三藩王以前明降將叛卒暴起乘非所據貴極富溢又思以好士樂施誑誘遠人而陰以自固耿精忠襲封靖南王大以金帛招致文學士時閩士相推號七才子者多爲所羅而尤欲得三山林湛以精忠母族周中書舍梅與湛久故稱之尤亟也屢招不至一日忽

造門精忠喜體貌而延問焉所對皆不省何語審
問之再三自申列終不可通退而各相稱引者曰
如斯人雖富文術將焉用之康熙甲寅吳三桂反
粵閩相應和精忠閉嶺拒日外於忠義於南土
朝命閩中薦紳里居及知名士多污焉有不至者
幽囚困辱終無所遁湛族子鄉貢士煥迫偽命薰
兩目僅而得免而湛倏然授徒山中以衆知精忠
久不屑意也湛久困諸生亂旣平行遊浙東西踰
齊魯客燕趙無所合而歸平生忼慷好施雖竟世
窮居而親族孤貧喪葬婚嫁多倚焉與弟成之友
愛尤篤及成之爲靈臺令使人相迎則寢疾數月
矣口授次子書報曰吾平生爲弟分憂今弟當分
我憂時問疾者透牀謂將以家累屬成之也旣而
曰治民事上雖竭精殫慮猶懼不免今不事事而
爲人所愚實遺垂死之兄憂其後成之卒以此敗
湛嘗爲水晶宮賦指斥五代時僞閩竊據事將以
潛折精忠逆萌故不惜往見及見則口吃語不可
通而口素未嘗吃也衆皆不識其何以然及事定

乃知禍之閉在不失言而歎其能決幾於俄頃焉

...

...

...

...

...

...

...

...

二山人傳

廌青山人李錯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寧遠

伯成梁兄子也萬歷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

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

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

寇蒲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

練自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

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

史凡六七年隣里未得一識其面嘗遊盤山樂其

望溪集
土風買田廡峰下構草舍雜山畦以耕其尤貧者
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之其聲遠聞
邦工每採山石過廡峰獨無擾焉暇時行遊四山
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
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
寧世饒於財祖都圖爲

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
聲色狗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遭時伯
兄旣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旣落奉母居

郭東墾墓田以養盜無斗儲遇無食者卽罄之久
之里中有奇表咸懼其聞母兄歿移家盤山與廡
青遊每嚴冬大雪携手步西潭以杖叩水相視愉
怡見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
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自活乾隆元
年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爲儀衆莫能
奪也廡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廡青之詩不
丐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卽事抒指脩然有
真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爲詩盡

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進適至是而
止耳吾幸以悲憂窮感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
更以詹詹者擾吾心曲乎薦青中年後以急况之
急益寡艱老而無子自爲生壙日典衣節食以養
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舍中集尚史稿未定矻矻
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
爲營室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
公衆皆謂東村自是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
子故使薦青焚筑行當獨身留盤山俾有所資以
待老也

孫積生傳

孫永慶字積生北直容城人其大父徵君鍾元同
產也徵君遷河南兄弟之子多從之永慶大父及
父皆諸生童穉曾受小學及從父於河南躬耒耨
農作甚力少失母既受室或耕淇源或耕夏峰凡
五十年所以養生送死皆身耕妻陳氏紡績之所
致也古者秀民皆聚於庠序學校而周公復設司
諫之官巡問觀察以辨毗庶之能而可任於國事
者漢氏之隆孝弟力田與方正賢良相次其風蓋

依古以來方徵君講學夏峰自野夫牧豎以及鄉曲俠客胥商之族有就見者必誘進之良以天下無不可以學可以不學之人而農工胥商苟能用功於人紀而盡其職之所當爲卽是可以謂之學也永慶晚而生子曰用果旣長聞叩生平所爲永慶曰汝欲爲他日狀誌地耶汝視吾面鰲也而傳以白奈觀者笑何吾老農也少廢學碣於墓存姓字子孫不迷而已耳嗚呼孰謂君而不學也者斯言也可以知所蓄矣用果務學行其容斂然與余善故受其請而錄之

金陵近支二節婦傳

吾家自五世祖伯通爲有明四川都使司斷事死

建文之難爲邑中忠烈之首鄭太君暨川貞姑爲

節婦貞女之首三百年宗婦內宗多尚志節或附

譜牒或載桐懿

明善公所記邑中孝弟節烈事

余嘗欲錄所聞見

以續之而苦無暇日及難後則聞近支在金陵者

有二節婦一曰王氏太僕曾孫雲顧之妻於余爲

再從叔母安義令王君才鼎季女也年十九歸於

方夫亡數月世儻載育時年二十有二其明年宗

禍作一日鄧氏侍御曾孫求晟之妻於余爲再從
族兄之子婦其父元基邑諸生年二十有四始嫁
四年遵衛生是冬夫卒遵衛生於禍作後乾隆二
年世雋成進士官戶部主事叔母就養於京師予
始得見性方嚴出語即斬然世雋少時教督甚厲
及成立侍側猶如畏然乾隆七年余告歸遵衢之
母時至吾家家人云終日溫溫寡言語對之使人
靜以和叔母以世雋扈從謁

祖陵

覃恩誥封宜人世雋尋入臺掌河南道而遵衢栖
遲里巷間鄉人多謂二節婦高行畧同而所遇有
豐有嗇然遵衢頗知砥名行楷書及繪畫得侍御
遺法窶艱而志在作善其世嗣當有能續祖者凡
天之命或速或淹而終必同軌乃道之不變者也
余因念吾宗當震蕩播越時盡族北徙或散在遠
方二節母無一隴之植近支無總小功之親母家
亦窶艱卽執德能堅而才不足以紀衣食持門戶
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居常者不覺遭危變然後知

婦人擔荷之重如此先王制禮妻之喪居處飲食
視伯叔父昆弟而加隆焉有以也夫又自余有聞
見凡入鄉賢必貴人之父也舉節孝必富人之母
也自

聖主明章風教申諭督撫有司然後山陬海聚貧
窶孤微之節孝不遺用此二母同時得

旌故因二子請表其母而並闡先王制禮之意與
今

功令之可法後王匪直於吾宗有耀也至其拮据
以苦身艱辛以課子乃發而貧者之所同故弗叙

列云

廬江宋氏二貞婦傳

余長女許嫁宋學士嵩南長子嗣炎甫納徵余以
南山集序牽連被逮宗禍方興倉皇危難中泣涕
而歸於宋氏越二年癸巳余蒙全赦去冷處山空
聖祖仁皇帝鑒宥召入
南書房其明年嗣炎舉於鄉而學士以督學修城
羈燕南使嗣炎告丐於戚友客死江西年二十有
五時康熙五十八年也學士子二人次嗣熙側室
汪氏出也先嗣炎天亡所聘李氏翰林院編修丹

望溪集
壑之季女大學士文定公女孫也聞天亡不欲生
父母知不可奪許成其志始納食飲屏居小樓凡
十有四年雍正五年白其母曰兒前以年少恐舅
姑不能信今逾三十可歸矣母乃將女至學士家
既見舅姑從容拜夫次主前默無聲其母悲不自
禁貞女曰兒賴父母明大義得全餘生今志已遂
復何憾宋氏內外宗來觀及內御者莫不嗚咽掩
涕其母因病不能興少聞貞女請於舅姑送母還
河南母終既葬遂歸宋氏文定先世居永城寄籍

江南余始至京師卽禮先焉丹壑亦暱就余家有
慶事必固請共歡燕其子女余皆於姆祿中見之
時貞女尚未生其後文定薨丹壑中道脆促家人
還河南子姓衰微名字無聞於士大夫者而五十
年後乃有貞女爲祖考光余女在父室多苦其性
執拗旣嫁則能順於舅姑致忠養學士歿以冢婦
持門戶遇事多斷行其鄉人皆曰方氏非忼直不
能立孤吾女與貞女相親若同氣乾隆戊午吾女
歸寧兼送子鄉試遘疾死吾家又數年其子輝祖

望溪集
暴疾死學士以後四世止七歲之孤貞女復以從
祖母撫孤以養嗣及母曹氏邑人公言於有司申
大府題請並得旌建坊學士兄子曙涵從孫學山
請籍之乃合傳而特詳於貞女其事爲難也女也
而並曰貞婦達其志也

光節婦傳

馮氏余女甥也適光御寵亦族姊所出余歸故鄉
喜其學誦之敏以女甥繼室光年少氣盛謂高科
膺仕可探手得頗以風流豪雋自處而女甥性慤
貌莊寡言笑雖爲夫婦視之漠然也生一子尋遠
遊遂客死都門始光甥入贅於馮氏女甥尚未見
舅姑聞喪請歸代夫供子職姊夫綏萬憐其少失
母早寡光甥無一隴之埴恐轉累其舅姑兄子道
希欲成其義約次女長成以妻其子裕請於余以

八十金爲紀米薪乃以康熙己亥歸相時裕方十歲終舅姑喪挈子來金陵入贅於余家昆孫女亦少失母婦姑相憐如母子十年中涕淚差減少而昆孫女復早夭無子女甥復挈子歸相依兄公以居憶吾姊病涉三時姊夫遠出女甥年始十有八家無婢媪獨身扶持治湯藥姊夫歸告余曰空室中惟老母幼子弱女幸長女勤力雖稚齒已能代母爲老幼所依姊夫終年在外甥榮成童或嬉遊怠學女甥必請余至其家予杖余以雍正元年得

假營塋見女甥於桐又十有九年告歸相見於金陵每見余悲啼不自禁蓋其父及同母弟妹無一存者故念母而不勝其痛也乾隆六年公舉節孝得旌子裕有聲庠序族姻暨邦人咸曰微節婦遺孤不知作何狀矣其兄公紹元以書來列序其孝德懿行孚於門內者皆婦順之常故畧之女甥名苻年今五十有九昆孫女亦篤孝抱病連年矻矻爲家計逮其死家漸成衣食無憂而身不克一日享女甥尤爲之悲噎請附錄焉

二貞婦傳

康熙乙亥余客涿州館於滕氏見僮某獨自異於羣奴怪之主人曰其母方氏歛人也美姿容自入吾家卽涕泣請於主婦曰某良家子不幸夫無藉凡役之賤且勞者不敢避也但使與男子雜居同役則不能一日以生會孺子疾使在視兼旬曉不交所養孺子凡六人忠勤如始至自其夫自鬻卽誓不與同寢處而夫死疏食終其身家人重其義故於其子亦體貌焉戊戌秋天津朱乾御言里中

節婦任氏年十七歸符鍾奇踰歲而鍾奇死姑楊氏故孀也閱六月又死時任氏僅遺腹一女子而鍾奇弟妹四人皆孩提任氏保抱攜持爲之母爲之師又以其間修業而息之凡二十年各授室有家而節婦死族姪皆曰亡者而有知也楊氏可無慙於共死鍾奇可無憾於其親矣夫嫠之苦身以勤家多爲其子也自有任氏而承夫之義始備焉婦人委身於夫而方氏非生絕其夫不能守其身以芘其子是皆遭事之變而曲得其時義雖聖賢處此其道亦無以加焉者也凡士之安常履順而自檢其身與所以施於家者其事未若二婦人之艱難也而乃苟於自恕非所謂失其本心者與

高烈婦傳

烈婦魏氏天津縣產灘人雍正十一年年十七歸縣民高爾信高僦屋官廩東與宋某同宮庭宇相望某妻與烈婦有違言數構之於其姑十二年六月烈婦將歸寧其母遣從子自銑迎適高嫗及爾信皆出某妻走告其姑曰汝婦與人通入戶卽探囊金與之復嗾東西家無藉者數人闖入交鬪強解自銑衣脅立借券不則共証之烈婦呼銑曰亟鳴之官若書券我卽死銑暗弱急求脫執筆欲書

烈婦望見卽引刀自剄衆嚇自銑且誘之卒書券
烈婦死因以券爲徵有司莫辨也旣當自銑大辟
而後知其寃以矜疑繫獄乾隆元年赦免邑之學
儒者朱紹夏孫坦爲文以標白之而致於余嗚呼
烈婦遭怪變謂惟死可自明而卽用其死以成獄
辭徒以銑之券耳人心之抗敵至此吁可畏哉傳
其事以志烈婦之隱愍且使爲吏者鑑焉
論曰古之聽訟獄者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
之疑獄汜與衆共之世有鳥獸行而能殺身以自
明者乎自古婦人之義皆以死而彰魏氏則旣死
而猶暗鬱易曰日中見沫又曰載鬼一車聖人繫
辭以爲世戒有以也夫

高節婦傳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京師俗早嫁娶位之
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矣高氏無宗親依兄以居
喪期畢數喻以更嫁節婦曰吾不識兄意何居吾
非難死也無如二子何其兄曰我正無如二子何
也我力食能長爲妹贍二甥乎節婦曰易耳自今
日卽無累兄但望母羞我貧暇則頻過我使人知
我尚有兄足矣方是時節婦嫁時物僅餘一箱直
二千取置門外索半直立售卽日移居小市板屋

中京師地貴或作板屋於中衢婦人貧無依者多
僦居爲市人縫紉節婦以此爲生幾二十年二子
長始能僦屋以居二子幼時節婦艱衣食不能使
就學長子市販中年歿次子爲小吏以罪謫遼左
節婦復撫諸孫又十餘年孫裔發憤成進士贖其
父以歸而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
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
孝雞初鳴起灑掃奉匱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
之食畢然後退率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

太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
言之谷氏曰若母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
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掃盥饋以
事吾如此日可多得耶節婦以康熙戊辰卒年九
十六距位之死七十有九年始節婦所僦板屋在
珠市西及孫貴卜居正當其地家僮數十出入呼
擁節婦時指示子孫姻黨京師之人亦以爲美談
云

贊曰吾里中某氏子兄弟各傭身兄老請於主人

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卽數罵或奮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

釋蘭谷傳

釋蘭谷江南如臯顧氏子也父國藩字醉隱九歲授以學庸語孟十三授易及太極圖尋遘疾類癩者捨爲僧有瘳冒巢民集諸名士爲詩社蘭谷與焉時年十八平生足跡幾遍天下東觀滄海歷齊魯幽燕南遊吳會溯江踰嶺周粵東西抵昆明北上太行遵秦隴入棧道下峽窮蜀徼所至必訪耆舊過名山大川及古聖賢豪傑高人遺蹟輒淹留久之愛昆明山水諸大府爲建法界寺遂定居焉

求舍之節衣食以奉焉而兄卞急小失意卽數罵
或奮挺以扶終無恚色余嘗謂非獨其弟賢也而
兄固無鄙心也京師人多以谷氏之事爲難然以
節婦之風義則子婦之承而化也曷足異乎人孰

釋蘭谷傳

釋蘭谷江南如臯顧氏子也父國藩字醉隱九歲
授以學庸語孟十三授易及太極圖尋遭疾類癩
者捨爲僧有瘳冒業民集諸名士爲詩社蘭谷與
焉時年十八平生足跡幾遍天下東觀滄海歷齊
魯幽燕南遊吳會溯江踰嶺周粵東西抵昆明北
上太行遵秦隴入棧道下峽窮蜀徼所至必訪耆
舊過名山大川及古聖賢豪傑高人遺蹟輒淹留
久之愛昆明山水諸大府爲建法界寺遂定居焉

其父母未歿時遊必有方聞喪歸殯葬卽廬墓側
少時曾隨師某入見望賀者無高入數無疎密
聖祖仁皇帝其後再至京師
特召見
賜詩及十八平土
御書遂侍輦下注楞嚴金剛心經進呈
命大學士陳廷敬校勘雲貴總督貝和諾鋟版工
訖遂請還山旣至念其父所授易學未通乃稱疾
絕人事而爲之言理數必根於象挹取羣言貫以

己意凡十有二年成易說二十卷康熙六十一年
冬入賀
萬壽節旣至而

聖祖皇帝已登假乃於城東偏構精舍貯所注經
版而以易授其徒數年跡不出戶入其室少長三
數人坐立應對進退皆比於禮余素不解浮屠言
未識蘭谷之於佛何如也觀其志行術業氣象則
儒衣冠者多愧矣故傳其事以告吾儕又以識
先帝陶冶衆萬一善不遺作人之化蓋及於方外

焉蘭谷名溥晚今雍正六年年六十有七

溥

溥

溥

溥

溥

溥

溥

沛天上人傳

沛天上人名海寬俗姓崔氏直隸易州人為京師

講經大師住持靜默寺寺近宮城

聖祖仁皇帝勅建

皇子數即事焉眾以為榮觀冠蓋往來晨夕無頃

暇而上人處之若無事者雖叱隸必使各得其意

以去而於王公貴人無加禮余嘗託宿寺中見而

異之遂假館淹留數月每人事歇息輒邀余坐庭

階玩景光閒及民生利病並世人物其胸中炯然

語皆有稱量竊歎如此人若爲士大夫於世非無所損益者而惜乎其遊方之外也性至孝作室寺之左方迎其母而養焉居母與兄之喪一遵儒書服旣終顏色戚容尚有異於衆人喪其本師誠敬亦如之好士友羈旅者投之如歸久而不怠每聞忠良正士剝喪摧傷輒悄然不樂語或及之則氣結淚欲下雍正某年內府有疑獄大小司寇會寺中待事或叩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上人曰在公等一念公私忍恕間耳中有以深刻爲能者面赤而

色愠曰方外人何難爲此言居官者能自主乎上人曰能視祿位少輕則無難矣衆皆默然時禁婦女入廟胥吏因緣設詐構陷以嚇衆而取所求上人首議發其奸於政府營田之興吏強建關於安肅之瀑河村落數十仍歲流漂上人見往來寺中人卽指畫地勢及民庶飢殍狀久之語聞於河督奏復其初十有二年重刻藏經

詔簡積學沙門四十餘人開館拔勘命上人執其總量材授事立法程工有條而不紊觀上人之篤

於人紀。不忘斯世。斯民而才足以立事。如此皆先
聖先賢所諄復。而有望於後儒者也。而儒之徒。未
數數然也。朱子嘗憂吾道之衰。以爲性質剛明者
多不能屈心。以蒙世俗之塵垢。而藏身於二氏斯
言也。蓋信而有徵矣。故專錄其儒行。而推闡佛說
以張其師教者。概不著於篇。蓋其徒某某之所譜
具矣。



